

听海

邱建岩

很久没听海了。
有它的记忆,当从念小学开始。
老家小嵛小学,立在岛上北边,背靠一大片人工林,再往后即到悬崖边了。崖下二三十米深的地方,就是朗朗大海。

寒冬北风猎猎,林间阴风阵阵,浪涛咆哮依稀可闻。滚滚朔风,裹挟冷气,肆意钻进窗洞,摧人骨寒。一旦下课,男生尽往门后挤,外国者以冲刺跑撞向人堆,把人挤开……说是游戏,毋宁是热身御寒。

夏天就更有趣了。宁静的课堂,深奥的数学应用题,昏昏欲睡的脑子……唯一灌入耳朵的,是起伏的“哗——唰——”声,那是海浪涌向沙滩、礁石发出的声响。屏息听音,竟有神奇妙感觉:那蓝水拂过的,不在沙滩上,像抚慰在湿热的肌肤上;那白浪乱撞的,不在礁石上,像轻叩在自己的心口。舒爽极了。

挨到上午放学,先飞跑回家,速咽几口饭后,抓条短裤,再冲到海边,凫水、浸泡、比潜底、打水战……无乐不作。到预备钟响了,赶紧脱下内裤,挤干水再穿上,再套上短裤,速速跑回学校。湿裤粘皮,坐立难受。但为谨防大人窥出端倪,招来责骂贪玩,也只能憋忍着,并默盼体温发暖,快快烘干了它。还有更难受的。没经淡水冲身,体表结了层盐渍,再笼在烈日热气下,皮肤紧巴僵硬,一动像要裂开,让人叫苦不迭。但到第二天,又不堪海风涛声撩拨,三五成群照样下海撒野去。

夏夜的海岛,似似蒸笼的馒头。男女老少习惯上屋顶乘凉。聊家常、讲故事、数星星、拍蚊子……如此消磨一个个漫长夏夜。引人囿囿入梦的,来自南方黢黑处。那里时有传来:渔船马达声,或是海潮逐岸声,偶有冒出海鸟激喙声……在寂静中,声声显得空旷、轻渺,像从黑云或月亮上传来的。听着听着,最后像被催眠了。

后来,过海念中学大学,再工作成家。每一站,离海越远,回家越少。但现在依稀记得,从上初中开始,尚有回去,多数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不是不能再身历听海其境,而是在一片夹着风雨潮的嘈杂声中,大人或弟弟收拾整装准备下海;或已然在海上沉浮了……

时间风轮转得太快了。至今,自己在那海的这一边,漂了足有30多年。知道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那就是在一个夏夜,带上小孩子,在任意海边的角落,搭个帐篷,躺在里面,然后静静听它一个晚上的海潮。

小城钟声

林雅婷

记得刚从乡下搬到县城时,社区四面都是空荡荡的田垄,楼房中央的大钟成了小城的地标。它那洪亮辽阔的钟声响彻千里,并且每天都能如约报道,也伴随着我一天天的成长。

我们的社区是开放式对外的,站在阳台上便能看到钟楼的全貌,钟楼顶端的塔针有几十米长,高耸精神,直逼苍穹。楼下方四通八达,声路通透,气势俨然。当清晨的第一股钟声敲响,一声两声,次第而起,人们生活的序幕便逐一拉开……

城里的人流随着晨曦的晕染,逐渐密集起来了。店面做生意的一早便噼里啪啦地拉起卷帘门,准备新一天的营生。早龙摊位的阿姨们天还未亮,便在钟楼下稀疏地安顿了几个散点。钟楼下赶着上班的人,嘴里咬着早点的学生,在时钟的鸣响下渐渐地加快了脚步。社区附近田里农忙的人,早早地便下田捌秧,他们要赶在晨钟来临前烧好一家子子的饭菜,毕竟园里的毒日头是等不及人的,如若没有一大早提前下地耕种,一天下来便做不成几件像样的事,赶早也是城乡过渡的小县城保留下来的优良劳动气质。

半晌时分,夕阳西下,钟楼上方黄晕尽染,小城人们妥帖如常的作业收尾,钟楼余音带着几分浪漫和慵懒。高温劳作的工人们终于可以小憩一会,喝上几口凉茶,工头大方的话还能配上不错的茶果。厨房里女人们忙活着晚餐的小菜,露台上的碗筷和小酒早早摆上了,只为男人们和孩子们到点能回来吃上口热乎的。封闭保守的家庭生活,也跟着钟声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钟楼的秒针顺着一刻度的时速细密缓慢地走着,钟楼一天里所有发生的人事在夕阳的淡漠中缩放直至闭幕。城里人到了晚上才有自己的夜生活可以安排,乡下的人们扑实惯了,串门唠嗑到深夜是常有的事。钟楼到了深夜便进入无声状态,时空依旧不停歇地运转,万家灯火的烦心俗事却未曾静止,在梦境里始终有个秒点在静默里不断催促……

钟声,早已悄无声息地融入小城人们的生活。只要有它的运转,时间便是立体存在的,人们生命节点才能量化,如同看得见的沙漏在流逝。人们已经把自己的时间和钟声融为一体了,跨年守岁是由它来奏响翻篇,村里人烧香拜佛时辰常靠它来对上,十字路口离别和重逢的上演缘于那双操纵命运的手。钟楼的人会老,房子也会有陈旧翻新的一天,城市面貌也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双隐藏在光速下的手,时常拨弄着世事无常的戏码,人生万象,心境择日而昇,许许我们都该有属于自己年龄段的忧虑才是常态。

钟楼的月,住在钟楼的人,还有城乡过渡发生的变化,都是一代人内心挥之不去的印记。

犹忆儿时“双抢”忙



稻田收割。

本报记者 李想 摄

当太阳下山的时候,一天的劳动也剩下收尾的活了。我又饿又累,浑身酸痛,右手虽然戴着手套,但长时间泡在水里,皮肤死白死白的,皱皱巴巴的,还在不断抓搓稻草的过程中越磨越薄,红红的血肉隐隐可见,似乎要渗出血水来。

此时,母亲总是怜爱地看着我,叫我去田埂边的草坪上或石头上休息。石头太硬,我就不去了。于是躺在蔫蔫的稻草上边休息边看着父母劳作。父亲脚步不停地踩着打稻机,母亲除了割稻子外,在中途还得挑着稻谷回去。要不然等到收工的时候打下来的稻谷是装不完的。

从田地到家里的路线是个U型,来回都得上下石板路。在这抢收的旺季,母亲不让我和父亲中途挑担回去,她说我肩不能挑,挑得少,而父亲身体不好,怕我们影响农活进度而超过了插秧节点,于是每每勇挑重担。

我永远记得,近午或午后,母亲头顶毒辣辣的阳光,肩挑一百多斤的重担,赤着脚颤颤巍巍地走过或杂草丛生或湿软滑溜的田埂,踏上滚烫的台阶,然后随着晃荡晃荡的重担越走越远。回去还得把稻子倒在晒谷场,披散开来,以便让烈日暴晒。经常一天往返四五趟,来去匆忙,喝水成汗,衣服经常是湿漉漉的。有时碰到暴雨,

菜市里的烟火味

间》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切不逛菜市场的城市旅游,等同于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在这个以寻觅人间美味为人生宗旨的人眼中,菜市场成了这世间汇聚所有美感的地方。而左拉的《饕餮的巴黎》把菜市场描写得活色生香,充满诗意,又大气磅礴。左拉让我对菜市场有了全新的认识。

菜市,有着固有的独特的魅力和味道,说的不是菜市里特有的那股驱之不去的鱼腥味,或者是因为湿气导致的历久不散的霉腐味,而是一种诱人踏足和令人回味的味道,那是摊贩与顾客之间就菜品质量高低价格平贵议论纷纷的温馨人情味;每天人与食材紧密接触众

里寻它的新鲜气味;以及可以把最时令最肥美最新鲜的食材在最美好的时刻吞进肚子里的动人甜蜜滋味。菜市的这种亲近感、热闹感,与乡下喜庆日子里的流水筵席又有点像,喧闹了一阵,人群就会散去,很快地又会再次喧闹起来。人群一浪接着一浪,嘈杂、忙乱,但眼前的一切又有序中行进着。

我去得最多的是家附近的新行头菜市,挑黄昏五六点钟的时候去,人最多,太阳又还没落山。菜市里大多是海鲜档,空气里持久有一股清湿的鱼腥味。杀鱼的多半是女鱼贩,她们看起来都有一种爽快、利落之感,一刀挥下去,真的是“杀鱼不眨眼”!与其他菜市不

戏台情缘

李春景



看戏。可我已找不到儿时看戏的情趣了,只是被动地听到一些锣鼓的声响。

另一个就是仑苍公社的戏台了。这个戏台建在我们赶集的地方,面积比园美村里的戏台大两倍,坐北朝南,紧邻省道308线。戏台背面画了一幅伟人巨像,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我童年时经常和母亲去赶集,卖鸡蛋、自家种的烟叶和蔬菜,每次去赶集,总会盯着这个戏台,盼望着能看到点什么。因为这个戏台很高大,所以无论在集市哪个位置,都能很轻易看到戏台上面的一切。

记得小时候,仑苍公社放映电影时,银幕也是挂在这戏台上。那年代放映的电影大多是抗日、抗美援朝等战争题材的内容。虽然我看的电影不是很多,也谈不上有什么好的观影环境,但电影里的故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仑苍公社这个戏台离我家虽然不到三公里,但中间隔了一条西溪。每当获得放电影的消息,大家都会约几个同龄人结伴一起去看。如果获得消息时间较早,大家会坐船过河,能看电影的开头;相反,如果获得消息时间较晚,摆渡的船工早已回家了,大家就无船可坐,但这也阻挡不了大家去看电影的决心,无论严寒还是酷暑,无论河水处在枯水期还是汛期,大家都走到河边用最快的速度脱下衣服,蹚入水中,用“站式”泳姿一手将衣服托过头顶,一手游泳横渡到对岸。还好,我们从小在这条溪边长大,对西溪真是非常了解的,从没发生过意外,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回忆起来,那时横渡西溪去仑苍市场看电影的兴奋劲儿,仍然历历在目。

20世纪80年代,当地政府对仑

一得空就喜欢闲逛菜市场,这个习惯来自读了许多名家的文章,在他们的文章里感受到最有烟火气的地方,莫过于菜市。

读汪曾祺先生的《食道日寻》,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鲜鱼蔬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香港大作家古龙在《多情剑客无情剑》也写道:“一个人如果走投无路,心一窄想寻短见,就放他去菜市场。”那意思,一进菜市场,此人定然厄念全消,重新萌发对生活的热爱。

导演陈晓卿在他的作品《风味人

我的家乡仑苍,有两个戏台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一个是园美小学的戏台,一个是仑苍公社集市上的戏台。

园美小学的戏台是当年全村唯一的戏台,呈正方形,坐西朝东,北边紧靠着学校的教室,东边就是大操场。戏台高约1.5米,面积约20平方米,四面用花岗石砌成。戏台除了作为演戏的舞台外,还是村里集体活动的公共场所。

我在园美小学读书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夜晚,戏台上常常锣鼓喧天;白天,学校经常在此组织学生们参加批判大会。

有一次,大约是深秋的一天午后,我亲眼看见年届花甲的奶奶穿着一身缝补过的破旧衣服,被五花大绑着,弯着腰低着头,脸色苍白,满头的白发随秋风飘动,脖子上还挂了一个牌子,跪在众人面前接受批斗。那一刻,我心如刀割。这幅凄凉的场景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笼罩着我那天真无邪的心灵,成为我人生旅程中一段挥之不去的痛。

奶奶出生于名望家庭,上过书塾。从我记事起,奶奶就为人友善,知书达礼,勤俭持家,教育子孙有方。她爱看书爱看戏,从小就经常给我讲戏中和书本里的故事。如今,奶奶虽然离开我三十多年了,但无论我身居何处,都忘不了她对我的教诲。

这个戏台,既带给我欢乐的时光,也留给我痛苦的记忆。

20世纪80年代,历经几十年风雨的戏台被拆了。学校以戏台旧址为中心,向南北两边扩建新楼,以解决学校教室和老师宿舍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园美小学又新建了一个简易的戏台,之后每年都会在这戏台上演几场古装戏。戏台就在我家正对面,与我家相距不到50米。我坐在二楼阳台上就能很清楚地